

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續卷三十五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府任張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致仕晉寧張公以重紀至元之元年三月九日終于里第壽七十有八某年某月某日蓋臨汾縣七里之原公之子九成以公嗣子九思所次行狀來言于潘曰九成之先累世咸有仕謀而局于時與位弗克大顯逮我先君遭逢盛際乃以材自致踐敗中外餘五十年然不自表祿謹持文法叅贊謀議未嘗出以語人布宣德化悉施黎元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事之可見僅僅一二而休稱美譽形于薦剗甚具定石未有刻之無以昭示來業幸為我序而銘之按狀所述公謙德

蔡字顯卿性張氏世為晉寧人祖諱林仕金李積戰多至萬戶
戍葛壁寨引兵援蔡州軍敗見執伏節而死父諱義八

皇朝任汀州路武平縣尹公既貴累贈其祖亞中大夫同知河
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並追封清河郡侯祖妣楊氏
以贈妣李氏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公少嗜書能通其大義尤
習于 國家故事慨然有志以功業自期年踰弱冠入福建

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為令史由福建遷湖廣從其省官征兩江
叛蠻有功授承事郎本省檢校官事有未當必鈎掇而釐正之
丁外艱用御史中丞魏公初薦起復尋陞承務郎左右司都事
紀綱列曹事無不舉轉承直郎出為宣國路宣城縣尹大江以
南宣城素號繁劇戶籍田賦視他邑皆數倍人多憚其不易為
公盡心按職錫別共盜弊而拊摩其凋瘵民有殺其兒子而託

言死于盜者官為索盜數月不得公始至閱其牘曰此必叔殺
之而妻與其謀訊之果伏乃叔報其妻且利其財而殺之也人
以為神明歲適大侵道殣相望連數百里公振廉勸分境內獨
無害父老相傳為口實部使者舉公五事備又舉公治行為諸
邑最臺府亦文章論薦之擢朝列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
右司員外郎彌哈底務多所裨益終山僧作亂伏誅愚民多以
以註誤當坐公驗其辭而探得其情免死者若干人召入除中
憲大夫食珠祥院事將需用矣 上方勵精圖治思得良二
千石俾牧遠人乃輟公以行拜亞中大夫信州路總管公因其
俗而理之政尚廉平而遇事無所回撓有勢家子調屬邑令交
擁要為奸利莫敢執何公一繩之法令以罪去吏民服悅聲望
翕然部使者言公材任清安不宜久淹外服未報而公遽獲禮

引年遂有武昌之命公既納祿而歸縱情物外夷猶自適凡若干年而逝娶閔氏前卒繼侯氏亦以贈若封侯為清河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九陽早卒次九思月公恩補官今為承務郎袁州路同知萍鄉州事次九達次即九成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憲史次九昇女三人長次皆適刀氏幼適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位三品宜賜銘于奉常立傳于太史其可托以不朽者不專繫乎銘然非是無以表封樹志陵谷孝子仁人之用心不亦遠乎銘曰

緊公之先奮于代功嗣世而興載疇民庸厥施末光室不有侯公克承之以有顯仕乃選其勞乃陞都司乃踐朝著出東郡塵簾書交馳漳洋罕問鴻漸于遠盤桓不進愔然遠引邈乎高風既壽而康遂以考終公之所履思成兼備泰山素芒存于軼序

祿：厥紹則載而昌惟德之符久而彌彰矢鏘鑽石昭揭墓道
後公千年不尚有考

奉議大夫餘姚州知州致仕范公墓誌銘

公諱文忠字煥章姓范氏七世而上皆家于姑蘇宋之中葉避
地東徙故今為慶元之定海人曾祖公捷迪功郎監清泉鹽場
祖仲宏太學生父泰之入 皇朝以公貴贈承務郎嘉興路

同知崇德州事母俞氏黃氏並贈恭人公黃氏也出幼失所怙
元弟十二人又俱早夭與妹相依以生母氏撫有備至稍長入
則就學出則膺門戶事天性純篤事母能盡子道妹先于公五
年而逝躬治其喪靡所弗周從父禹錫隱居授徒公嘗受業焉
其歿也三子相繼而亡為卜墓地以塋教其遺孤至于成人而
授之以室造其遺女五人皆歸于名門有挾閭帥之勢謀陸三

湖為田瘠人以肥己者眾莫敢言公獨奮然以陳于省臺而湖
得不廢人蒙其利大德十一年民飢為盜海瀕遐遠為害尤甚
公手縛其渠魁十有四歸于有司餘黨竄伏閭里恬然功狀已
上而未報俄有母憂服除中書乃以賞典 奏用公為慈溪

縣鳴鶴巡檢至大四年也公始至即捐私錢購民地立官署申
明法令而去其煩苛無賴之徒冒盜禁以陷良民者為之屏息
有盜殺一僧而取其衣盂之寶以去山蹊幽阻盜無迹可尋公
設計捕得之人以為神陞主徽之欽縣簿同僚及郡邑為官多
以賄敗公獨無所顧以材取知憲府有疑事輒請焉遷主吉安
之廬陵縣簿廬陵習俗詳健喜事爭彙疏難治縣民籍中與其子
殺人以証怨家劉乙公親視檢視而窮究其獄遂寘殺人者于
法而籍其家受証者以无豪右無不整服先是被郡檄市紅藍

于江陵者率高其估而利其時贏公承命而往痛絕前弊平給
其直之外得羨錢猶六萬餘緡悉還于官以廉能見稱于時詎
平江之吳江州判官鄧守憲賦役之不均專屬以推收事公謂
是不可欲速必同輸糧之日吏胥咸在而拘檢之乃謂得其資
後託如其言而賦役以平嘉定知州管淦祖詣中書訴鄧守踏
交田多虛冒指公為黨省臺被 上旨鞠問公先衆人力為

辨白得直而淦祖竟以誣罔坐禁錮桐里巡檢獲竊盜十有人
并賊伏送州公察其寃而釋之後果得真盜人乃服其明况
源靈順神祠遇瞿墨氏降生之日四方之人往往雨香致誠富
商大賈因人所聚以為市行省檄公推其征稅時

朝廷方重迎賽之禁以貨至者殊少公既一無所私入反加
于前推延平之沙縣尹下車未幾造義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

建祈教崇儒學以典禮壞豫章羅先生之裔孫受屋邑下建書
院以奉祀事公欣然如其請而助成之士莫不知勸公在官四
載以年登七喪禮當納祿投牒竟去有識之士共歎其賢至家
甫一歲忽感微疾戒諸子曰吾仕而未顯幸不墜先人之遺訓
汝輩亦宜深體吾意吾所以名吾亭曰存耕者可不念哉既而
却藥雖醫夷然瞑目而化至正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
有一階止承務郎六年夏有制授奉議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
致仕而公不及拜矣娶翁氏封恭人次沈氏高氏子男九人長
一民江洲等處行中書省檢校書史次惟善元善達善止善揮
善復善師善處善俱未仕女三人適沈德純桑存善揚伯生孫
男四人女四人一民等既遵治命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
某桃花谷老塋之側且以公妹婿沈與道之狀來謁請銘按狀

所述公之治行多令人所難能雖所試者小未足盡展其施然
進退之際始卒無疵備福考終可以無憾是宜得銘乃序而銘
之銘曰

范望于吳自文正公支于海邦任弗顯融積久必發遠于公躬
取彼凶渠克有萬功乃著官簿乃時民庸禮進義退遜焉高風
有墮自天命秩則隆不居其有尚飾乎終蕃蕃子孫餘慶所鍾
式敬爾承保茲丘封

江洲官督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洲等處官督提舉張公諱去非娶之東陽人世祖
亮與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冲素處士曰志行者實兄弟行沒
莫縣南乘驥鄉木柘嶺植塘西原子孫因家于荆浦父諱潤以
修德尚義為鄉善士母顧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

志既奠而隱于醫其為術深起徑詣精驗如神然不事于為人
已疾尤善大素厥言人言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寶堂人
軍用為其所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
十有六年大盜竊發于鄰郡蹂躪縣境尚書左丞史公弼宣慰
湖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填膺逆上結塞服滿寢食俱廢公
授以七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婚雲皆預在行將卒
道病與藥輒効事畢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
署公本郡官醫提領史公入 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首及
公且賒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倉樞拜平章
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公歡喜 陛對薦亟公于
上李叔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為尚醫奉御食五品祿明年扈
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 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入

謝 上嘉獎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漢迎次和寧王孫明安
帖木兒有奇疾眾醫莫知所為遣府僚孫司馬者詣

問請報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 上再三勉

諭出尚方襲衣重裘安車善馬資之以行仍勅有司俾贈其家
公至施之鍼焗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王為之剗羊刑馬大
會宗戚錢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謁者張哥
司徒復言于 上及 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端

以旌之由是稱聲動朝野太醫刻上其名于中書以聞報江西
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冢即抵官下居三
歲職事修舉省臺文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
溫厚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難色方
將優游于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到官數月

俄拂衣而歸遂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于家享年八十有三重紀至元某年某月某日塋荆浦之北原其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于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厲某孫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之塋已久而塋上之石未刻于是至道以狀來取文為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志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人所將從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可知者僅若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叅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若尚少求而父切脉即知吾後當居政路不自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精于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缺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脉訣出于蜀之青城山王朴仙翁而

欽人張子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
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概見也昔劉歆序七畧醫經之言人
血脉經絡陰陽表裏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旁篇七家而
已蓋太素之書猶秘而未出故無得而述焉唐備著公所序于
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位者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
活人之功抑其仁術

帝謂斯人醫師之良昇以

制書歸禁故鄉幡然勇退遂考

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潛發明微在爾
子孫謁文訂實推述原委薦諸石章用禪信史

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為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郎思

恭于公為大父進義枝射從豫于公為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為舉子業 國朝取末場屋事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于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于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聞聖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指叢見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背馳于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以合經絡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治燭率與他醫異此以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詢決于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耶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茲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為醫當視時感哀劉守真張子和華佗金人

強盛民得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
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
年醫者大抵務守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蒼病而不能治病
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局
其書曰恒美用術貴于變通而立志則不可無恒也四方士大
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
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宇開土田教育其弟子員役多為良
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憲官醫副提舉遂為其提舉階自醫
愈卽陞成全卽時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于
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于哀毀如不欲生竟以三
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鈺之孫女
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就矩亦已卒

孫男四人公資稟和粹識量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
其弟鄉鄰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
定元年春三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志德紳望野墩先墓
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故宋進士顏先生克讓所為公行狀為
予為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
生狀公行皆畧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為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
也是用悉取而修陳之雖寓述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遺時
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之士獨周禮為無所用乃俾乾孫學
為詩以應有司之求乾孫為于學而敏于文庶幾能成公之初
志者銘曰

荷葛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

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不近名尚有子瑩儒矣際

聖時伏必與此茂恩耀泉局發其兆在茲銘

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君墓誌銘

府君諱景文字煥卿姓范氏其先京兆藍田人高祖諱昂霄金
大安中進士扈官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觀察使終於正
議大夫吏部郎中入國朝徙居真定以儒占籍曾祖諱元
恭從任郎解州判官妣張氏封宜人祖諱天祐汀州路總管府
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元氏縣子妣
李氏封元氏縣君考諱忠朝請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妣白氏樞密院判官某之孫女封高平郡太君府君生長
官家多所見聞而有志于學人知為遠大之器至大戊申某賢
以茂材異等薦于中書署真定路儒學正未赴皇慶壬子辟廉
訪司掌書司官分按嘉興建德鎮靜不苛而風泉凜然府君之

裨益居多延祐乙卯入江南行御史臺為察院書吏臺官有責
恪不法者眾皆側目而莫敢言府君獨奮不顧白于御史大夫
明數其罪劾而去之同列咸敬憚焉從御史分巡湖廣黜憲長
之徇私敗政者一人郡縣長吏之貪虐者悉望風解印綬去所
至宣布教條更新弊政御史賴其贊助交章舉之已未行宣政
院辟充令史錢塘兩大剝因爭地政訟有司莫能直事聞于朝
遣宣政院狗兒恭議公蒞治馬府君為之具其始末而辨其是
事遂次用恭議公薦入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歲授將仕郎
杭州路臨安縣主簿行中書省奉 詔擇廉幹官分督未絕
事府君首膺是選至江東定期限之遠近而責其稽違量事情
之輕重而求其平允民無不畏服既還復俾監辦杭城稅課甫
三閱月補其元虧二十餘萬繕增羨十有餘萬繕丞相脫歡

判軍公嘉其能奏定甲子辟充本省採史尋陞提控天應已巳
遂從仕郎松江府知事奉省檄監收秋糧且俾監裝海運積出
餘糧若干石用參知政事胡公薦擢承事郎江西行中書省理
問所知事未上本省辟充採史尋陞提控御史刷磨諸曹業積
無可指摘知出于府君與閔院御史文章舉之至元戊寅除承
直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平江劇郡多大家素號難治屬州豪
民有誣平人為盜辱貽官吏而抵其罪者事覺為物色得其真
盜而昭雪焉府君治尚嚴明而本于仁恕平心易氣察辭燭理
凡所鞠問悉得其情由是獄無冤滯凡謂稱職至正壬午遷承
德郎湖州路總管府推官引疾祈閑遂以朝列大夫杭州路總
管府治中致仕癸未十月二十四日竟以疾卒于平江寓舍享
年五十有九真定先塋遠在數千里外自曾祖以下俱墓于平

江路長洲縣武丘脚白蓮橋之北原諸孤以是年十二月廿八日奉府君柩祔塋焉君持身廉介不妄取予而撫宗族孤幼助其婚嫁一無所靳有詩文若干卷曰履部集當代名公序其篇首咸稱許焉娶李氏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公琇從任郎衢州錄事次公玠慶元總管府吏女五人長適普州曹榮祖次適懷慶錄事宣德劉大用次適鹿邑縣尉衛輝田秉仁次早卒次適東萊訪司書吏廣平牛師說孫男七人女三人府君塋已久公琇以銘來屬謹揆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天之降材必于名門用而不匱如水有源府君之先世有仕祿建茲五葉是似是續直道而行蹇々匪躬剛而不折綽有父風遭迥外服隨牒平進名曹劇職恢々游刃小識之效泰山豪芒未老而傳奄其淪亡家聲不墜由于子克肖咨爾來昆是則是做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墓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皆嘗從子避及子承之居國學又遠在弟子列而亨取上京鄉薦第一子所與聞也緣斯文之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嚴戒之狀來謁銘按狀詳追字仲與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遇

憲宗于和林錫金符長其間列六十人以備宿衛

世祖建國開平縣致其家屬臣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于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

世祖選同世勞以為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改調而儕輩中無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

吳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副總管尋以
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

三刻每刻器以

進與不稱旨賞賚浸遂不可勝計仍特為降聖書存護其家寶
異恩也至于裁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嘗不為執藝以故之意
誠者賢之至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
世祖之定都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土祖父世能無思乎
吾歸其時矣乃卜居京城積慶里而奉祀又暨母吳氏之柩
塋城西十里樊村漆園之原公卒逆蓋其塋次夫人陶氏宣德
人有贊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
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賢佐

仁宗統統時吳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縣丞授學令以累遷為
行詣路金三人匠總管積給嘉議大夫孫男三人等以鄉貢推

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員以甲子釋褐為從仕郎章佩
監知事庸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七中原業
授衣冠世族強者戮弱者俘為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
長隄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于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而
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
于義故君子室屑為之公後雖藉是有位序而恆若以為歎嘗
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報虞而隱于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
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賦責志以殫
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門者矣于是陶夫人亦力贊
公以教子為務嘉茲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
知悉相出臨江浙峇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以異從容宴
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于家庭者可知矣亨與貞又皆

生或時蒙等殺堂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
而銘之庶以慰公于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々時若予工帝曰咨垂實先夔龍降及中古為民者四
人思禔術貴德愈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入彼與時汙隆
曰予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舍庚為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
迄用一經守為頌門兆茲幽虛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與者

秦訓大夫武昌路諸邑人匡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
亦或為漆君蓋其裔也曾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徙
其園之永興又徙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
君仁 皇朝恩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精選武昌路
造作副提舉遂為武昌路諸邑人匡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

賢子孫改將蔭卽累陞奉訓大夫年踰七袞輒致仕而去君少敏于學數行孝弟將仕君歿負土成墳松柏皆自手植與兄弟分財均死及第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飢則為發粟病則與藥死則具棺里有叢家積久暴露為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居官所至克修其職業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再皆蒙

恩錫資甚厚人以為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積用未顯也英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為故謝公玄暉舊宅不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畝而祠將仕君子廡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于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汛掃之須首進士汪君記之瑞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與國先

陳降于雙梁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為興茶利其徒創置祠
宇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為游
仁君減黜事感八鶴來下述黃葆儀因著其靈應之實今天師
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江
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為製其號曰可心其為一時鉅
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于世觀其所與而其入可知也
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為已任閭
西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督計者若干一出于已仍施田百畝以
資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為登堂說
法歸而四眾咸會君忽頌其子與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
竟以疾不起聞者皆歎異焉君生于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
卒于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

日墓新塋將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素氏子男一與宗也歷授
監國路織染局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鎔孫男一女六
其塋也與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乃按狀所載序而銘
之銘曰

紫君之光惟漆雕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子所祖匪襲其迹
仕不擇祿由由自得孰迷其歸年未及謝展也達生委順而化
任而能止沒宜有後刻碑石章式示久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諱邁字註之姓陳氏其先自婺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
夢簡某官祖諱榮某官父諱孚入

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梁

公嘗使安南 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
陳日燁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贄辭直而壯日燁震慄願遣陪
臣入貢使還稱 旨拜翰林待兼國史院編修官

上方欲寘之要地而公遽請外厯建德衛台三路總管府治中
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為碑銘
毋頌氏封臨海縣君待制公歿時君年甫十曰執喪如成人弱
冠用廕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靳之君廷
見父老故舊情文備至或干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
察吏莫敢侮奸民為之飲避乃昏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侍
制公自號也秩滿還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築
大圩環小民田其中強委錢貸之觀于本相伴而有其田民不
肯受則因治田與之閒殿傷其七人縣吏受賂反欲加以罪民

訟其寃君白郡長歲召吏責之乃釋被誣者而致吏于法民間
租賦許自輸而禁園結舊制也豪民多冒禁而利甚慮然君中
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沮撓萬君不為動禁之愈厲公私
或以為使居二年以丹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
旌去思凡為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既抵縣下而母竟以
疾弗起居喪哀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于仕家貧者十年調集
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為浙東帥
閩治所事至繁發有自臺端來居帥座者奴視司屬人畏其氣
欲凡所踰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積使無間隙可入有
私託則據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為之霽其威戾郡長歲每事必
資君而後決君子民之寃者直之吏當次補而貧無資者循其
資序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戎奉法耳非有恩于汝也郡學

有沙田在海島石湖山中土豪擅魚蟹之利歲輸賜錢八千而
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取盡其錢以具祭器諸生立石
以紀焉所受圭組平其斗角而今民自採祭無他官倍取及左
右侵牟之弊莫不負其餘糧而去居四年擢江浙等處儒學副
提舉遷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習于浮薄君揮宿儒有學
行者為之師以作新之省書書佐多起于閭閻不解文義伴君
談賡言從容對曰此輩若知文義當自為士肯傭書耶業已命
試取文意不肯可也賴君言而獲并容者甚眾居無何俄病渴
引飲動一二升間數月病作瘍醫不能為遂移疾請納祿授承
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不及
待矣君卒于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
十八日塋所居太平鄉投嶺之原娶葉氏尚書右丞南陽郡文

簡公李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女封慈人子男三人長曰
猷崇書院山長後若四年卒次曰集衛州路龍游縣靈山巡檢
次曰拱左翼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處州路石門
書院山長四明表呈翰林學士侍讀 郡文清公補之孫次

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棗城董守緝翰林學士承旨趙因
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錄事判官同郡司士繡集賢侍制
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早歲能
屬文中年官游所至晝接賓客夜考經史記能成其家學君半
神凝整外剛方而內和易每謂居官度事求中干理何至過為
深刻耶故其取吏使不可犯而已涖民則思有以便安之喜周
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待制公有別業君重加繕葺
扁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排徊竟日以示終身

之慕焉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掇 奏辟以為屬而君適有內艱
浙東卸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應
守令之選朝廷既處君子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甚禮重之
今天子方妙揀儒臣纂修三史遂以君名列上翼國董忠肅公
守簡時方總裁史事及為中執法力薦君原慎而明達宜署臺
職旦夕且向用而君逝矣識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闕閔于
孫率以縱逸墜其家聲君少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
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君後五年揆以君甥埒黃池
稅課副使楊孝原之狀來詣銘哉念君與予同時並任于台之
司縣別後音問杳不相通及予忝預開學政去官間一歲而君
繼至竟莫能叙契闊詎謂君遠先予死哀朽餘齒動增感愴又
何忍執筆而銘諸專价階門靡容固拒書辭繁猥不知所載銘

台之陳氏故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彥顯出其間茂膺

上春鋪張

帝業潤色

皇猷操彼瑩方敬承

天休功成弗居盤桓

外服委社于君以有世祿劇曹上幕罔憚其勤乃陟儒臺乃柄
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名節發舒素蘊光昭遠烈胡齋不年而過
其祀尚克有子罔永其垂不以子堯俾專述作鄙言匪暇聊慰
冥漠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
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
立建君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施氏

君生而奕俊稍長強學好修元貞元年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
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宣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宣國丞
郡盧公臨按之暇畧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
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
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
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
天下慕而效之者桂：逼真然罕有能若君得其早年楷法之
妙者君兼工于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 詔起文敏

八侍講于孫賢執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
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湖州路潮陽縣青洋山
巡檢遇荒之地縣長貳久缺君攝縣事獲強盜之捕誅者八人
脫平民被誣為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

有疑擬多以謾焉未幾積疾而歸至順二年起遂集于京師某

月某日

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
倂召見峻：學士方侍書于閣中前奏曰臣濫得能書名如吳
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

上頷之命侍臣引金鐘酌酒

以賜將用為閣職有沮之者而止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
儒之位不甘為詔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澉浦務
稅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味不以為歎也晚益務恬退足迹
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
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
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嘗考其資慰

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復歲適大旱有
禱立應遂為豐年理民田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
之訟積數歲不決者他利害有當與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
詣溫台兩郡臨給監場工本七年秋執事于柳關甫撤棘復俾
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于所居之
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返塋錢塘縣教賢鄉西
漢花塢先塋之西娶唐氏宋朝諸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
合塋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與岳枋早卒孫男一人繼善
君明敏出于天性豪邁不羈談辨絕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
于四方自儒釋老至于岐黃記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法書
名畫其書篆施于金石為尤宜奉贄幣求之者殆無虛日禮部
尚書太不花嘗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史所著

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
印史一卷藏于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
命及出仕一黜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志不邁君可
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遂僅止于斯天才人乎庸以
狀來謁銘謹按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于富貴類依隱以玩世對
而不哀者浩然之氣俯無作兮仰無愧不贏于躬公來者之異

之始就職君謂敷之為術至矣而未始外于理舍理而言數非所以為訓乃為措生發揮先儒性理之說聽者無不悅悅揀字之推測及祭器之啟壞者捐資俸而新之學廩則擇人以司其出納而一無所問杖滿堂主教則即既上名中書未調而君屬疾臨終戒其子勿為惡兄弟宜相反愛勿有所爭語不及他家人以藥進君曰毋苦我俄問日早暮家人曰日將中矣遂奄然而逝至正八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張氏有子男一人曰日新播州儒學正女一人適余玘再娶周氏有子男一人曰人新女二人長適大都路雜造局照磨吳顯已卒次適汪簡孫男七人女二人君舉止莊重識量淵深自少崧然有成人之風同里知黃巖州張君與結甚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父

沒無改于其道父所建義塾祠郡王于其中始居貴溪者也君
欲承先志益買田以共祠事翰林侍講學士楊公記之弟死其
孤甫五歲教育之如已子虐宗族鄉黨所施恩愛禮讓各適其
嘗與人交若淡薄而推誠相與雖久不衰不喜言人過失待人
無疾聲厲色驕慢之氣而人自敬莫不推其長者推殺之不給
者助之紛爭之不決者解之人貧及歲飢則散財發粟以周之
有作屋而使其地者據其山以墓者竊其林木以為材者皆忍
不與較其寬厚如此君之塾也其諸父中為國史院檢閱官適
與子同在史局代為日新等奉常德路總管張公照祖之狀求
謁能予不得解銘曰

惟數與理未始相離流而為術味者岐之卓哉倪君不措于數
消長成敗灼知其故物理之微驗諸一身其行其止與時屈信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
政事知貢舉某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
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廵檢程君之狀以銘為
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
元珪早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君亦
痛自勸勵期無愧于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
洎李公以舊學相 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
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
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性
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

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衣布居其間恒與公元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詩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逸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為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于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茶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問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已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姬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姬來授以咬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遂遇虎君駭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無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為節

孺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
前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
師乞銘于閣學虞公以墓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式以君
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烹館閣君以墓母辭公如
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為銘及哀統者
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
歎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
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俄思歸請
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
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為具衣衾買棺以歿而
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墓藍田山之原娶
張氏前十三年卒子君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

晉有家學今為徽州教授曰昭為仲氏一鷄獲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崇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庖餼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祿福或收之授闈人為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詣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為已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于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于物者或專務使影響昧之不聞于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據狀所述為銘之以舒其詞人之哀

忠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違時之來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己胡有不為而止于止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臨厥中

發揚在上其載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養齋蔣君墓誌銘

杭為東南一都會其民率多藝善貨殖市區相屬如鱗次意必有若昔之大隱者寓迹以自混于其間以予所聞蔣君始其人乎君既死且塋其子元龍介前進士汴梁敗君以狀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君子所知也銘固不得辭君名景世為杭人蔣氏故宦族而君之先獨弗仕至君遂學為醫然不專以其技自用性蓄善藥為丹劑湯餌以售于人取祿叔夜養生論所引神農氏語以養齋扁其藥室其製藥也自山澤來致其物者必以色味忝諸國經非其地崖及采暴之時弗苟取也鍊分之等持治燮文合和之宜必本諸方書小失其度輒弃去弗苟用也言醫者莫得善藥輔其術救病家求無必之養齋自達官顯士間

卷小夫至于旁州比縣之人無不知求藥于養齋者故其室無
留藥日役數十人猶不給或持錢踏其門累日乃得藥不以爲
世託之業于藥者千百不啻矣哉與之齒也凡學于君者多良
醫而食于君者皆良工云蓋世之知君如此君之修于家者世
未必盡知之也君平生自奉無輕裘肥馬而于規里交黨之乏
絕調恤之無以新其拊人以恩而于弟家僮之微過每對等
客斥責之使知愧以自厲元龍爲人恂恂有父風家庭之教也
天師太玄子嘗爲君書養齋二大字而前太常博士東陽柳君
記之以爲君養于內者有其本其言良信此予所以意其必有
隱德也君生于宋寶祐三年九月一日卒于今天曆三年四月
九日壽七十有六其年六月十六日塋西湖上南山之仙芝塢
母營氏子男一人元龍也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

漢有韓康唐有宋清待歟將君卑不近清之利高不近康之名
庶幾古之中行者耶

松溪縣丞王君墓誌銘

君諱嚴字敬之姓王氏處之麗水人既歿且塋其女孫之婿葉
渭以狀來謁銘予之鄙陋固無所辱命焉其來也不憚六百里
重岡復嶺之遠躡蹻走風雨中決旬乃抵予舍下其望予厚矣
誼不得辭按狀王氏系出江左今占籍麗水之雲和鄉者或雄
於貴或登朝致通顯最為鉅族末迪功郎時中君五世祖也曾
大父儀大父珪父允寬俱晦德弗耀君少負雋材善記覽以能
賦有聲場屋間成淳末名賢書上春官未第而德祐失國君與
伯兄挺並用福建宣慰使李公珪薦補官挺為福州路閩清縣
尹而君為建寧路松溪縣丞自以不能隨俗俯仰 命下拜

而不赴君性孝友平居無疾聲厲色而治家肅然有條不嗜酒
而好客務盡其歡乃已遇後進之士以禮有所問難輒口占答
之未嘗以肥田廣宅侈于自奉而樂周族姻里黨之急知人之
家無以為養生送死之具者多賴焉歲凶發粟必下直其越中
之飢流民相率而至悉以君為依歸所居旁曰梅柳市當甌越
往來之衝行者苦其地險惡君為作石亭千餘丈人以為便浮園
老子之宮有廢不治亦畀以錢使一新之其書已裕物見于前
進士紫君現所為積善堂記部使者分按屬縣聞君風誼咸為
賦詩或就見而存問焉君晚中末疾逾年稍間已而疾復作子
若孫以藥連却之曰生寄也死歸也吾年既老可歸矣復閱數
日薨然而逝君生宋寶祐六年八月己丑卒于今至正二年
年戊七月戊戌享年八十有五塋以四年二月丙午塋在其家

北十里天堂之原娶納氏早卒遂不復娶以閨清之仲子邦彥
嗣女二人適潘瑋梁祖壽孫男三人勲烈炫女一人壻即棠涓
為邦彥來錫銘者也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始君冠而以敬為字
因以為齋居之名觀君子死生之際瞭然無所惑亂殆有得于
先儒所謂常懼懼法乎是可無愧于名其齋者矣銘曰

士患無時亦既有逢盤桓弗進卒返其躬利澤在人所施必豐
奚必有位乃為願社我執自持以成其終刻文孔船表茲堂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臨川危素編次

墓誌銘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
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
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因祠之
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闕之紹興士子
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庠祖諱珏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
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於諸子百氏
醫藥卜筮數術之書無所不知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
自以為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獎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

過軼面斥之亦無少恕里中子有獲罪於其父將違而去之者
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罔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遽
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
居者已三十年君觀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汝家
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祥
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發君所蔽一日卒然遇
之竊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董之為善良暴其事
則辱在我耳彼宜樂為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
改行其能使他人化服又如此若家非甚豐於財而樂振人之窮
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藥餌死與棺槨殺貴則下其直貧
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歲錢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
乃登餘粟以食其御之人蔡港稅官所虧稅錢一千三百緡計

無所出携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恚為代翰因請以女備給使君
杜兼納川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以葬君方自治壽域
擬其地以畀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無兼味而涼
天佳月朗餐雜集鷓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
有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媿菴居士以六地志
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
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
毋以侈靡之物斂且毋以緇黃潤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
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
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
二其年三月二十六日葬順化鄉黃山先墓之側娶朱氏子男
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為伯父後次惟訓惟詛惟謹惟謨惟統惟

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蔣鉞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後三年惟誠介越君季文賈君彥高納謂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故惟誠等遵治命速葬未及跣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圖不朽懼久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為辭曰緊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思是承君主盛時不禁以祿惟行與又是似是續勳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逸民有于說說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永封

涿陽孔君墓誌銘

涿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柩以葬前期汝舟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涿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

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瘞香以註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高公趙待制淮起兵漂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序死固其所岵岵之祇也知天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眾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完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慙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以為德他可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餼者瘞其殍死者天厯己巳荐饑亦如之且傾廩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爾

豈稽是禁吾身哉况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尤用敬服
君未則今人有遇執面斥者即貴勢無所避故與世多忤有誣
陷以不法者平昔所怨忌又幸咻而力撓之長吏覲君有所請
託抑弗為理君曰吾心無媿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
擢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母慙
所遭而怠於為善亦母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
繼其光惟知學可以淑其後至其子能自柱立遂悉付以家事
日與賓客從容於琴冊鷓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
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
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
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以二
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教氏前三十有

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
惟慈女四人婿曰蔡翼張濱宗應槐湯某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縣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
無所慕而不累於名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于南由 友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
為而不 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彌久獨存安常委順託為全人
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建德推官李君榮同較文鄉閭南士預薦者
二十有八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仙之父歿已十有一年葬亦
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遽用特恩為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
謁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鏡之樂平人姑居萬全鄉之

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光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鄉碩德
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尚書鈞譜諱
散亡遠其世次大父曰國章生於宋季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
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奉書幣迎致之將
授以官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
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屠領其教門事貴勢熏灼
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
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為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
以書推薦于嘗路君掉臂弗顧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取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塲屋蓋
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
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兄季弟征從之游盡棄其學

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尊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
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羑里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
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興於憂患文王周公父子事
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
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
于卷雖窮不自聊而言辭和適無所怨懟其自養也厚矣此又
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
甘旨凡祭享于家展省于丘墓必為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
其喜怒莫敢犯交朋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
誘掖之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
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遐齡俄一夕
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夫學誠意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

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遠次公迪次即公遠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子聞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人可謂有所不為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為豈非有志之士所為歎息痛恨者乎公遠遭值盛時以文學自奮而汲汲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來者詎可忽諸銘曰

覽我馳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捷出他岐猗歟朱君自信不疑觀父之行以潔其歸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惟不有達以卒不施尚克有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遽後有興者監茲銘詩

祈門李君墓誌銘

君諱與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歛之黃墩兄弟三人析為三族居祈門孚谿之槃田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復並蕃衍遂為其鄉之望君曾祖諱恢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為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既長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沒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喪動必以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算先廬以奉其長兄而別為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柱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晬奉寡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為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祖墓世遠

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割已田若干欲立祠於十世祖
而刻其譜系陷寔壁間族人有子孫貧乏徙他郡而人竊賣
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于幼而人竊賣其田土者悉為出力盡
復其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為立後而葬焉
諸姊來室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
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俸職奉養夫與子俱亡而無依者
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
盡其情然剛直尚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
庸辱畏憚託故避去君以為稍緩將滋蔓而為亂奮身勇往擒
其首惡餘黨皆駭散因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是
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
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構屋其上日乃與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為政隨所設施利興害除
山謳海謳化為詩書觀願自養屏絕世事蟬蛻澗濁儻然而逝
重泉永閔宿草屢新發其幽光惟 有人雲山蒼蒼遺風故在
昭以茲銘揚芬千載

諸暨陳君墓誌銘

始予為諸暨州判官聞陳君兄弟以尚義稱其鄉君兄用薦者
起家教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
君自蚤年雅志印壑或勸以仕則應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
如今人縱有以榮其身寧不媿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強君方恬
然自適不以世故屑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予去官後數歲
偶遇君所居紫巖之 從其兄出謁予觀君進退有禮聽其
言又皆質直無所矯 而於其兄唯諾甚謹竊訝異之別後聲

問閻絕已十年君之塔王仲楊俄以君訃至且求于銘君墓輒
不讓而銘之惟陳氏自宋金華合枋始家于諸暨至君之曾祖
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開先三世俱不顯母馮氏有子四人君其
也君諱嵩字以高弱冠罹寇難先廬盡毀伯兄元震仲兄元
凱咸沒然次孫則教授君與君同奉母命殫慮畢力擬拾殘
敗之餘銖積寸累再涉寒暑家乃復完割田若山六千餘畝建
義莊義塾聚族人之不能自食者養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
來學者教之事

朝為下有司表其居曰義門云君事

母善承候顏色晨羞夕膳必極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君
捐宿逋之錢四萬餘緡願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哀
毀骨立比免喪酒肉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尤悲不自勝哭之
曰吾同氣惟兄在耳茲我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

可否將誰取裁乎因徙居義塾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干
故凡教授君所欲為而未遂者悉以身任之母為子姪言成立
之不易而戒以勿墜先訓至正二年君年七十其年五月二日
不疾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姚氏子男三人長嘉言次
嘉績君以伯凡乏嗣俾為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仲楊來求
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為人坦易濶朴讀書不務馳聘於文華而
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真實人或負之未嘗與較雖晦迹
不仕而行脩於家澤施於人非果於忘情斯世者是可銘也已

銘曰

陳望顯川實惟大姓求家於越由金華合中隱弗耀連君兄弟
兄棄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嗇已裕物匪樂乎獨以私其快
有煇大書表于宅里銘昭其藏詒爾孫子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閭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並
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旨預開
試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
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跡
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少歲
就學吾大父暨吾父延名師問道而勤厲之甚至底幾躋攀分
寸為階里之禁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
未有以表于丘隧盖有望於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
于吾父矣令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沒而不
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竊矜其志而
嘉其言之有禮弗敢拒也序曰君性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

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連君皆弗仕君為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季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絲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弗與校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

詔旌高年孝德之士府以名上

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殯神識不亂大斂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

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
葬于胥浦鄉御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
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為鉞之子
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曆二年至正四年而見鄉薦今用
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
一人予聞之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
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為不久矣為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為
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賢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留既播而又肯穫
不以無年輟而弗作其種其植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以時
惟銘可徵刻此負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秦君墓誌銘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為大夫者食采於秦以邑為氏漢徙大姓實關中始家于京兆其後有仕宋政明通籍于朝考於君為九世祖建文初自汴都隨蹕南渡因儒居于金陵故君為一集慶路之上元縣人累世丘隴皆在上元之莘野族日蕃衍殆百餘房有兄弟並膺鄉薦者至今兩派子孫猶以大小貢元房為別大父諱世修端平中始出居郡城之報恩坊與其子三人皆晦迹弗仕其仲子諱淮英君之父也君諱士龍字仲翔生於國朝至元癸巳資質魁偉自幼凝重如成人性仁厚樂易篤孝於親待族姻有恩接賓朋有禮尤憫僕喜賙人之急鄉鄰有假貸弗能償者不責也天恩己巳歲大稔民乏食捐錢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與君為市而遺其橐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號泣而未回家貨盡在是今

一旦失之矣君問為金錢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與所對合即
裝而歸之商請以其三之一為報君峻拒而不納識與不識咸
稱其長者君平居衣無華飾室無壁寵貌溫氣和未嘗有疾言
遽色至於見義勇為則毅然如烈大夫讀書格明天義教子必
延名師躬自執簡相與講說論辯而訓飭焉諸子亦能刻厲而
俱有成立立君此益不出日以曉詠徜徉於山水花竹間適然若
與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泄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
辛卯某御史舉茂異又舉道逸皆不應濟南張公夢臣為中執
法遇君尤厚君自號雷淵公為大書扁于所居之堂丙戌秋次
子德新由行臺書佐從事浙東憲府欲奉安輿以行君不可已
丑春因謁先墓於江寧縣鳳臺西鄉慨然謂長子德基曰孤死
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葬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檜一本識其

處專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二人德基德新也女三人長孟天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女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奉柩即君所卜鳳臺西鄉之大黃岡湯家山葬焉德新既解奏卷之職歸持服暨從吉從至浙東會予以老得謝歸卧林麓德新以予友太常博士胡君助之狀來謁曰先人生无祿任名不登史冊葬宜有銘以昭不朽敢以為請予觀宋之中葉遺值多故士大夫扈從而南顧融於時者固多埋滅無聞者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檢德自保而其澤流彌久弗衰豈易及哉君際今 聖代諸公不無望其稍出所軀以應時須而君雅志恬逸託以布衣終蓋君之為善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充其宗方興未艾尚何

憾焉銘曰

秦故官族由返而昇世有隱德不居異者居生或時可任而止
薦書交馳卒不為起跼彼丘園水清木深我自樂此而有遐心
可欲者善孳孳勤夕積之也久發也不亟委社所及承之有人
揚其幽光耀于無垠風山之原窈乎玄宅山雲下垂託此新刻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瑩者於君為曾夫父諱
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任父名汲母朱
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
志果銳遇事機警母沒時年甫十三能助父理其家益練達於
世故煥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
必允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爾意
俗學聞鄉先生許蒞之謀道入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覽玩

羣思或竟夕不寐僣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蓋天因
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
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疴往苒閱十四寒暑漫成衰弱
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
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
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墓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
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
苟而無留索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
林鄉住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
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窆石系以刻
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撮取誌
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
不使年兮過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
貼回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垂泉兮幽幽
其蔽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紆其哀兮薦此石章

魏郡夫人傅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尚書傑哲篤公之夫人卒壽四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溧陽州某鄉某山之麓尚書既親志于幽堂其子傑伯僚遜等復以尚書之命徵予銘揭諸封隧用昭示于後人予辱與尚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為解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傅吾氏曾祖諱雍吉脫忽倫由雍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烈事

世祖皇帝為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甚厚柔荑東政嫉其能而惡其不附已誣構以罪遂遇害考諱八里麻吉而底資善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妣廉氏中書右丞布達夫海牙之女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

僕氏楔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傳吾氏遂為其國人尚書之曾大父曰莊簡公岳璘帖穆爾大父曰忠愍公合剌普莘父曰忠襄公楔文質仕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寶古高昌地忠襄以上世嘗居楔犖傑河因以楔為姓示不忘乎初也其在高昌最為鉅族而夫人出自名閥以淑德克配君子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盡孝甘毳溫涼無不曲致其誠處妯娌雍睦无間言率羣婢治絲枲與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人嘗曰新婦孝順吾將就汝終老焉尚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為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曆之初兩京軍旅並起朝貴多以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闕右道阻音問不通夫人日夜號泣以知子為諸保姆曰脫有不虞汝等各圖生全以撫育孤兒吾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挈家而南及尚書遷南臺御史夫人侍

太夫人居高郵俱病疫夫人力疾躬視粥藥太夫人竟不起夫
入晨夕號慟聲徹閭外春秋脩其時事哀慕如初喪尚書出愈
廣東憲司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綬徑去與夫人至江
東時忠哀方買地於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上奉忠慤而下六
喪以昭穆序葬竣事舉酒以祝曰新婦吾宗尚有賴焉未幾夫人屢
不怠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吾宗尚有賴焉未幾夫人屢
疾不脫茵席者五年日訓其子曰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久
且死汝曹務強學力行兄弟和睦母聽婦言毋蓄私財吾見恃
才驕傲取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為戒吾瞑目無憾矣繼而忠襄
即世夫人起治喪事如未病時由是病增劇親黨來候問猶以
溫言慰之叩以遺命笑而不答臨終精爽不亂夷然而逝夫人
初以尚書貴封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進封魏郡夫人生

男十八長即楔伯僚遜 御位下速古而 登至正五年進士
第今正端本堂正字次僚理台國學生今為豐足倉使次僚帖
該卿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僚德其

今上皇帝潛邸速古而 次僚吉思次僚弼次僚 皆國學生
餘早夭女三人懿宣許嫁廉咬咬平章政事大師恒陽文正王
從曾孫也餘亦天孫男四人長壽延壽海壽山壽女三人尚幼

銘曰

姻聯之盛詩詠碩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為國近臣
于歸有家顯顯相門從夫而貴正位小君匪矜其儀翟芾朱幘
英華外發黃裳之文音容未遠聲猷具存孰揚其名子孫振振
授予彤管寫茲蒼珉

穎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陳公
芹之夫人江氏諱愛其先燕之官族夫人年十七歸陳氏陳氏
世居溫之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
景彥曾祖妣永嘉夫人王氏祖贈集賢學士永嘉郡恭僖公
諱春祖妣永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順公諱自中
妣溫國太夫人楊氏溫公之兄宜中為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
棄官浮海去而溫公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分水關亦執節
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即通政府君次曰粹次曰蔭皆育于外
家娶之蕙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以三子歸于京師蔭先卒粹
寔長恩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為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世以司徒貴顯被賜贈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曰愛穆柯蚤以明功入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遷朝列大夫副留守乃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夫人從封潁川郡太君夫人幼秀慧善女工能說孝經論語孟子而知其大義事通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撫其孤慈而嚴每諍陳氏故宰相家不宜令子弟廢學至弼督珥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內外無間言平居刻意於梵典日誦法華金剛諸經薨居後以廢弛自誓因斷髮為比丘尼事聞 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於內祠歲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俄感微疾九年夏五月疾亟遂以其月二十五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十有三子男一人即愛穆柯女一人曰媼亦為此丘尼居禁
司徒有子曰遠幼孤夫人鞠之如己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至
南 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葬于蘭溪某鄉某原通政府君之
初夫人屬疾 朝廷宣醫診視相繼於道於其葬也

上命賜賻楮幣五千緡 中宮所賜半之前葬愛穆柯使達以
狀來曰維吾母生有淑德克配君子遭家多難而能曲全婦道
陳氏之不墜其宗者吾母實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幸
序而銘諸潛不敢辭謹據狀所述為之銘曰

德歟夫人來壙相門溫國之子司徒維弟乃於其間不有撫仕
九原莫作舟移於壑藐茲遺孤其將焉託夫人守義斷髮自誓
保之育之俾承先志遠觀其成克有列位假 疏禁夫人是齊
翟第以朝日侍內廷弗居其有委命真垂順寂而逝不留不處

哀動中宸訃聞宮中卹典所加優著錫子天輅南邁葬從夫君
銘以貽之刻于貞珉

宜人賀氏墓誌銘

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杜公之配曰賀氏以恩封宜
人有子曰凱為察院書吏因就養於金陵至正八年九月二十
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柩葬于城西仍自東里啓
御史公之殯合窆焉爰以書反新安唐君之狀來謁於子曰凱
忝承先人之遺祉獲從事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切切以先
人平昔貞白之操加焉凱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缺夫者
吾母伸先人之教所致也今吾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
昇之銘按狀賀氏冀室之榆次人先世俱晦迹弗耀宜人生有
淑德稍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擇所宜與得御史公而歸焉

御史公諱質字文美與賀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能自植立負材氣而篤於學以節義自期見稱諸公聞其教授於鄉學者多負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尊賢禮下舉中其度而不過乎儉每以不逮事舅姑為憾歲時御史公脩其祀事惟謹御史公之伯父伯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處妯娌以和諸姑友姪而貧不能嫁則脫簪珥發筐篋以與之無所靳宗黨有困乏必厚其周賒里中婚姻失時者數家資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公用集賢大學士郭公御史中丞冀公薦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京師大疫猶子某證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耶乃躬治粥藥調護之訖賴以安御史尋入為椽中臺歷燕南河北山南江北兩道憲司經歷遂拜御史之命宜人之族有來謁者輒止之曰杜君以文學起家以

廉介取知王公大人勿以我故損其名夫名猶水也覆則不可收矣幸先討為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歲餘終于位宜人號屢絕不數日髮盡白廢居去鄉井遠雖食貧而教其子不廢皆至于成人初宜人歸御史公未幾因宴集得金釵於座隔遠編詣所親問誰所遺母黨王氏方疑其侍婢葦之幾死釵出婢乃免家童執燭誤藝紙帳諸子怒曰明當撻汝宜人亟呼來前棹而諭之使去曰奴輩愚駭不即撻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慮事之遠如此宜人方無恙時凱忽語人曰夜夢地震而寤傾坤道母來也兆見於夢奈何既而宜人果遘疾凱忘食廢寢衣不解帶幾兩月疾竟不可為臨終戒諸子謹守先訓而勉諸孫以力學且令居喪勿用俗禮言畢而逝子男四人長矩周廕入仕今為某官次倫琴鳳州儒學正前卒次即凱由江東福建浙東

三憲司書吏升居察院次愚汀州路宣化縣北安峯巡檢女三人皆早卒孫男七人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有賢如御史公而不得宜人之賢以媲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為父宜人為母而不得如凱之賢子以趾其美者千萬也于是用考其三從而得其可銘者而銘之銘曰

內言不出孰得而稱觀夫所從善乃可名惟時令淑相其夫子恪共憲度正直是履教誨爾于不替其承乃慕其緒乃鴻其聲作為銘詩用垂貞則表于丘墳昭示罔極

宜人陳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歸故氏以先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卒

子瑜卜以九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其鄉之履善原前葬以狀
來謁銘瑜之言曰

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擁度宗二子由竄入閩大軍追之
多所殺戮羣盜乘時竊發吾邑被禍尤酷外祖扶老攜幼避匿
山谷間吾母時甫六歲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
長臨於兵惟吾母在側尤所鍾愛必欲擇名士與之未及其
志而外祖外祖母相繼淪謝吾母悉出所儲奩具以治喪親黨
莫不稱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沒未有適嗣聞吾母賢
乃聘為繼室越二年而瑜生吾父以儒學起家入通朝籍在外
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綜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宜遊而無後顧
之憂也吾母視瑜兄璋如己出未嘗以適庶為間及吾父將以
貲產付瑜兄弟執計中分之人以為難瑜幼多疾吾母撫育備

至頃其長而教之聞瑜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久留京師至為瑜授室瑜初得一女以未有子為憂及瑜構新居于邑中以奉吾母而瑜連得三子喜不自勝吾母親豐厚而志恬靜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忘瑜聞嘗進而言曰家幸粗給饘粥有妾媵以任縫紉何自苦為吾母曰不然女工猶士之為學不可以貧富少老為異苟不自力何以率下乎吾母幼通書晚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適當歲旦姻戚來致賀笑語終日及屬疾呼侍婢秉燭起坐索湯啜之兒婦輩亟往候視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攀號靡及忍不即死以國不朽惟子其念之潛與太常先生學同志居同里又備員史館為同僚託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恣然乎先生名助字履

信別號古愚父諱某宋迪功郎今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先生兩為儒學教授兩入翰林國史院為編修官遂以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年踰七袞耳聰目明壽考未父子男二人璋居長而瑜為適瑜用座入官今為某官女一人適陳懋孫男女合十三人璋三子曰應文應元應申二女瑜三子曰朋壽端壽奕壽五女序而銘之于以紓先生之懷且勉瑜兄弟使益謹其承以申罔極之報也銘曰

吁嗟夫人尊卑之勤股肱之義鳴鳩之均克謹所從宜享其報荷天之寵于光有耀播諸銘章慰其夫君亦勗其子遠其仍昆危母歐陽氏墓誌銘

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為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弟仕母趙氏宋室女夫人夙閑庭闈之訓能自謹飭年

二十有四歸危氏府君諱安素清貧夫人躬井臼未益靡密之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府君痲疾夫人治粥藥達旦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舉必中禮盡備其衣服以共葬祭撫育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蓄瘍醫良方夫人悉取以授之藝成俾出遊四方以廣見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人察其情乃與之俱至京師昇稍出其術效驗如神隱然名動公卿間有奇疾必以禮延致之因資以具甘旨夫人居而安焉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守以為戒臨財慎毋苟得由是昇之所赴無貧富貴賤必盡其心重紀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我將逝矣汝勿以我故亟歸尋復徧詣鄰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言當永訣後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毀過情遵遺命

留京師至正三年御史有知昇者列薦于太醫院較藝中式而
以名聞被 旨補承應太醫歲時 幸羣臣扈從未嘗不在

其間八年 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入見于 慈仁殿

復被 旨升御診太醫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

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
謁銘始予識昇於灤水之陽觀其作止雍容恂恂雅飭意其必
好脩之士而寓迹於醫及考狀所述乃知皆夫人之教也是宜
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即昇女四人長適奎章閣待書學士虞集
次適洪京艾某傳某孫男一人充閭女一人銘曰

于嗟夫人遠從其子教之誨之俾有祿仕如種既穫如炊既熟
委而弗食悲輝風木返柩故山崇崇丘墓庶承茂恩用表封樹

吳母趙氏墓誌銘

金華吳君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宋宗室女於奉悼玉為九世孫
曾祖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婺源縣丞父嗣問未及仕而
卒夫人少孤鞠於伯父年二十歸吳君吳君之家故為著姓族
大以蕃即所居地望號靈岳吳氏至元間江南甫定盜賊竊發
不時吳君因挈家入依城郭賴夫人佐之勤儉家日益裕內
外屬於慶吊之事有不能舉者多取給焉吳君之在疾也夫人
共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宗黨為之稱歎不已吳君先夫人十有
八年卒諸孤尚幼夫人躬率之治地于憲日鄉石塘以葬凡喪
祭無違禮其後諸孤由夫人教成至於成人婚嫁之事既畢夫
人自謂可以少佚其老而天不假以年泰定二年某月某日以
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曰天壤曰師夔天壤嘗
為慶元路儒學錄尤好學而有文女五人婿曰某孫男若干人

女若干人大同等以至順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葬于靈岳先墓之次距吳墓三十里所前期天驥以書來謁銘天驥與予結交文字間為最久不得辭也銘曰

貴冑而無驕孳居而有守是為吳氏子之賢母安茲吉壤永庇爾後水薪木困銘也不朽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潛屬以職事走鄞江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鄞潛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己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將以十有一月丙申改葬我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氏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于縣北甘泉鄉我叔祖湖南轉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唐塢而以吾婦祔焉若能為我銘其

下棺之石猶淮執紼也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曾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翦製縷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蔭補將仕郎兩家門戶方貴威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逮德祐內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路麗水縣主簿復避不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寡妹無異處貴盛時臨終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婿曰黃潘李鴻何涓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墳潘不敏無能褒叙今淑受命書辭帥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猗歟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泰吾不壹約不畜曰婦之言恒其德適爾祖姑返室宅勒銘方珉詒罔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